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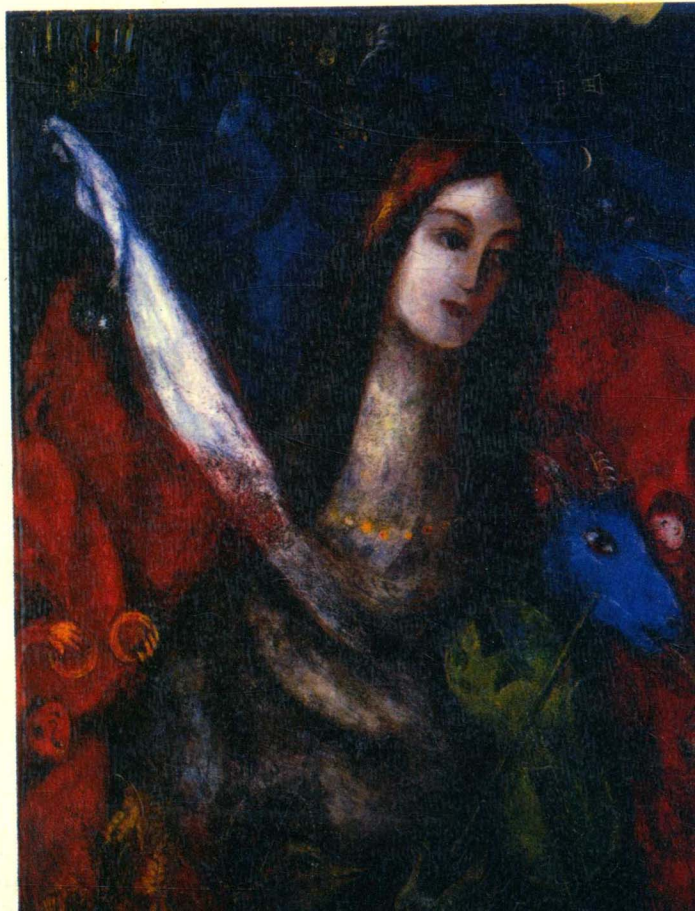
张生全 著

半拍澄澈

寄居者
乞讨者
亚身份
圈子
镜子
工地
佝偻而行
打酱油的
慢半拍
小兽
澄澈
蠢斯羽
中国蚂蚁
升学了
进城了
敏感词
合唱
谤世界



“在场散文”书系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



半拍澄澈

张生全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半拍澄澈 / 张生全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11.8
(在场散文书系)
ISBN 978-7-5469-1714-6

I. ①半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72910 号

选题策划 王 族
责任编辑 周军成 严国仁
封面设计 党 红

在场散文书系

半拍澄澈

著 者	张生全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西北路 1085 号
邮 编	830000
印 刷	三河市信达兴印刷厂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8.25
字 数	190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1714-6
定 价	16.00 元



张生全·作品



“在场散文”书系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在场的旗帜是介入

——“在场散文”书系总序

◆周闻道

以存在意义的显现为指向的在场,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介入。或者说,在场主义的旗帜就是介入。

按照语词含义,介入,就是“插入两者之间进行干预”。它至少包含了三层含义:一是深入的,而不是表面的。是“插入其间”。二是积极主动的,而不是消极被动。“介入”本身,就是一种主动出击,而不是守株待兔。三要“干预”。不仅仅是了解,也不是旁观,而是要以社会公义和普适价值,激浊扬清,匡正时弊。在场写作的介入,强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,强调散文的身份、地位和境界;提倡散文要扎入最深处的痛,要贴近灵魂,体贴底层,揭示真相,承担苦难。

介入是由在场的本质决定的。在场要求最充分地显现存在的意义,而现实又往往把意义遮蔽在重重迷雾之中,在获取真实、真相,抵达本真的途中,必然会遭遇许多不可避免的阻

隔。面对这些阻隔,是回避,绕道,折中,还是迎难而上,破除它,越过它?这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,而且决定是在场还是缺席。在场需要有介入的勇敢和责任感、使命感、紧迫感;在场主义认为,介入就是“去蔽”、“揭示”和“展现”,是在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驱使下,对本真,或真理、真相抵达的勇气。

介入的主体是作家。写作是作家的写作,存在首先是作家的存在。一位作家,并不是散文写好了就在场了。真正的勇士,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;真正的在场写作,要正视苦难,敢于担当。作家的存在状态,社会意识,政治意识,悲悯意识,不仅反映了是否介入,怎样介入,而且反映出作家对社会的态度和立场。只有通过对社会的深度阅读,对生命的透彻了解,才能抓住社会的本质;只有抓住了社会的本质,才能抓住时代的核心;只有抓住了时代的核心,才能获得时代的人心;只有获得了时代的人心,作家及其作品才获得了永恒的生命。这既是生活的逻辑,也是写作的逻辑,更是在场的介入要求。

作家应有强烈的介入意识。现实情况是,我们的不少作家,似乎更喜欢古典文人学士式的儒闲优雅,更接近于庄子式的逍遥。这种看似出世、超然的精神状态,不仅与时代严重疏离,而且由于它对现实的逃避,对场的缺席,必然与本真的方向背道而驰,结果是走进精神的牢笼。有的作家虽然写了现实与苦难,但从中看不出作家的主体意识,没有介入、悲悯与担

当。他们要么与惨淡的现实和平共处,要么隔岸观火,要么把玩欣赏。显然,这不是介入,不是在场,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可取的。一个追求在场写作的作家,不能忽视介入的意义和责任,不应该逃避现实,逃避当下,逃避生命中的苦难与疼痛。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,担当的责任感,介入的主体意识。正如《在场主义宣言》中写到的:要“面向事物本身”,强调经验的直接性、无遮蔽性和敞开性;散文写作“在场”的唯一路径是介入。可以说,当下的介入观,是在场精神的核心意义。

介入的重点是当下现实。追求在场,最大的场是什么,在哪里?不在历史的陈迹碎片中,也不在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式的桃花源里,更不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。而在当下,在身边,在我们身在其中的社会现实。面对现实,作家要么介入,要么逃避,没有第三条路可走。只要你坚守对时代的在场,而不是缺席,就必须积极介入,敢于介入,善于介入,在介入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写作的意义。这是在场主义介入观的根本要求。在场主义坚信,对人类、民族和国家当下现实的关怀,超过任何无病呻吟的个人情绪宣泄。这是在场写作的生命之源。

在场主义的介入是指向精神层面的。精神的在场提醒写作者:不要以为自己已获得全部的答案,永远是未知多过已知,缺席多于在场;要用灵魂贴近对象,而不是停留于表面;真正的在场,不是一知半解式的自以为是,而是精神对本真最大

限度的接近、了解与呈现；而去蔽的力度，敞亮的程度，抵达本真的深度，决定了在场的状态。同样，在场写作要求作家不要高高在上，悬浮于云雾之间，而要俯下身子，贴近大地，贴近生命；不要热衷于一些浮华幻象，满足于浅表的真实，而要深入事物内里，窥测隐匿于深处的秘密；不要盲人摸象，囿于一隅的局部真实，而要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统揽全部的真谛；不要游移于某个维度的界域，忽视了结构对本真的影响，让多维的、立体的真实被遮蔽其内。当做到了这一切，我们的精神境界，便抵达了接近本真的自由王国，也就真正地精神在场了；而精神的自由，也同时在这种在场中得到最好的实现。

在场主义的介入具有鲜明的意义指向。充分显现存在的意义，是在场的本身含义，也是在场主义追求的目标；或者说，在场主义的介入核心是意义。而所谓意义，可以理解为世界存在的终极价值，而不是某个人随意的狭隘的精神赋予；它是对存在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综合价值评判，具有公义性、积极性、普适性和鲜活性特点。在场写作的价值，不能在背离现实，背离本真，忽视意义中去寻找，而要在介入现实中，在最大限度地、不受约束地对本真、真相或真理的接近中获得。背离本真，忽视意义，不仅不是积极的介入，而且是对介入价值的消解。还要明白，最真实有效、最有价值的意义，既不在绝对的可中，也不在绝对的不可中，而在可与不可的互相对抗、互相让步的良性结

构中。越是接近本真的精神,越具有介入价值。反过来说,介入的价值和意义,只有在接近本真中才可验证。在场写作,就是通过介入,最大限度地把存在的终极价值显现出来。

介入是依靠语言来实现的。如何表现事物的本真面貌,揭示存在意义,传达世界的终极价值,作为一个作家来说,唯一的方式就是写作,用语言来表现,“说出”或介入。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,“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,对语言的驱使有多大,世界就有多大。语言不是工具,而是我们的存在方式”。但是,语言真的能够完美表达吗?或者说,就算这个作家已洞察了世界的奥秘,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,想介入,敢介入了,在他的写作文本化后的语言,真的能够完美地表达他内心的想法吗?事实并非尽然。

揭示存在意义的方式有很多种。写作是一种,还有“艺术语言”。比如音乐的声音,绘画的色彩,舞蹈的肢体。它们对世界本真的表达,或许更加形象生动准确。蒙娜丽莎的一个微笑、维纳斯的一肢断臂,耗尽了我們多少文字都无法说清楚。禅宗根本就不相信语言,他们提出“教外别传,不立文字。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”,他们实现精神自由的方式是“棒喝”,在“棒喝”中彻悟,“放下屠刀,立地成佛”。但是作家不能。作家对现实的介入,只能用语言。我们必须尊重语言,依靠语言,用好语言,敬畏语言。相信语言的力量能够全面地彻底地“直

指人心”；相信语言不仅仅是在场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它甚至是全部的答案。苏轼对语言是有绝对自信的，他语言的境界以“辞达”为止。因此，不是需不需要用语言表达，语言能不能表达的问题，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语言，或者用什么语言表达的问题。应当说，语言的在场，就是最有效的途径。

在场主义所说的语言介入，就是“追求语言的敞开、澄明与本真。”“敞开”就是开放，打破陈言熟语的约束，探索语言的多种可能，展现语言的多个侧面。这是一个破解的过程。但是，探索不是目的。当我们把语言的多个侧面展示出来后，我们需要沉淀，达到语言“澄明”的效果。这就如同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会现出七色彩虹。三棱镜不是将太阳的色彩变异，而是还原，回归本真。还原的目的，是要实现语言的本真。雷蒙德·卡佛说：“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对他的学生说：‘别耍廉价的花招。’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。我还要更进一步：‘别耍花招’，句号。”“别耍花招”，这就是追求语言的本真。语言的本真就是精神的自由，就是对世界的彻透。

在场的旗帜和使命是介入。介入让作家找到了精神的皈依，也让在场写作拥有了无穷魅力和多种可能。加上我们的包容、友善与责任感，我们的前景是无限开阔光明的。

2011年8月15日

目 录

在场的旗帜是介入 / 周闻道

寄居者 /1

乞讨者 /12

亚身份 /23

圈子 /40

镜子 /61

工地 /70

伛偻而行 /82

打酱油的 /92

慢半拍 /104

小兽 /114

澄澈 /124

鑫斯羽 /131

中国蚂蚁 /140

开学了 /151

进城了 /167

敏感词 /187

合唱 /196

谚世界 /207

寄居者

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，我租住在宾馆的一个不到六平方米的储物间里。这个储物间在楼梯下面，三面靠墙，前面用砖砌出一道门，没有窗。那时候我找过许多出租房，但是都太贵。后来进了这家宾馆打算暂住，刚走到楼梯口，我就被这个储物间吸引住了。老板娘告诉我，这个储物间是砌来堆放杂物的。我央求再三，老板娘终于答应租给我。但有个条件，尽量不要开门，以免影响宾馆形象。我满口答应，我看出这里的好，除了租金低外，还不用出物管水电等各种费用。至于那个条件嘛，即便老板娘不说我也会把门紧闭的。都是住在宾馆里，别人住的是宽敞明亮、洁净舒适的大房间，而我偏是这么个狭窄局促的“狗窝”，

我怕他们从楼梯上俯射下来惊讶的同情的目光。

不过住进来后，才知了住这“狗窝”的苦。没有窗，又不能开门，空气不对流，这里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。冬天冷得像冰窟，缩在被窝里大半天了，丝丝冷气还如针一样直往脊梁骨上扎。而夏天的时候，又像在蒸笼里。电风扇是没用的，扇来扇去都是一股闷热的风。为了达到降温效果，我常常脱得光溜溜的，在身上浇上水，直对着风扇吹。初时尚有些凉意，但一会儿水干后，又热了起来，而且空气变得愈加潮闷。身上经常浇水，让我的关节严重受损，一遇天阴，全身上下的骨头骨节都像是千万只蚂蚁在咬。好不容易睡着，却又被噩梦惊醒。而所有的梦都一个模式，被人追打，拼命地逃，脚下又总被藤条绊着，或者被沥青扯着，拖不起来。眼瞅追打的人越来越近，腥臭的口气直扑耳鼓……

每次惊醒，总要发半天呆，不知身处何处，不知自己在干什么，甚至不知自己是谁。直到脚步声从头顶一遍一遍传来，像大棒一下一下击打在我头上，我才渐渐清醒。脚步声也是困扰我的一大苦楚。我的储物间刚好在楼梯下面，又是主通道，我这里相当于总闸门，整个晚上全宾馆的脚步声都要汇聚到我头上。叮叮的，咯咯的，笃笃的，快的，慢的，有节奏的，没有节奏的，走着走着又停下来的，拖着步擦着地板走的，以及行李箱的金属座子在水泥地上尖锐刺耳的敲打声，口袋从台阶上一阶一

阶滑下来的沉闷的撞击声。储物间因为是密闭的,相当于一个音箱,所有的声音传进来,都要被放大突出。当几十个人一起走的时候,我有好几次都误以为发生了地震。

脚步声从傍晚开始,一直要延续到午夜。刚有停顿,还没喘一口气,又急促地响起。像军号一样,它不但对我是一种惊扰,也是一种催促。有好几次,我从床上迷迷糊糊一跃而起,背上背包,随离开的旅客走出了宾馆。直到夜风一吹,我才清醒过来,重回宾馆。有一次,宾馆前台那值班的女孩笑着问我,你是不是有梦游症啊?我看你经常半夜三更背着包出去,在门口转一转又回来了!我满脸通红,逃也似的冲进储物间,关上门,坐在床上发呆。我想我和别人的区别在于,这里是别人的停歇地,他们住一晚两晚就回家了;而我不是,这里就是我的家!

午夜过后,也是有脚步声的,虽然少,我的思维对它却异常敏感。那时候出现的脚步声似乎每次都是两个。一个低而厚的,多半是男鞋的声音;一个高而尖的,肯定是女鞋的声音。我听到他们来,几小时后,我又听到他们离开。来的时候,虽然是向上爬台阶,脚步却迈得很快,迫不及待的样子。去的时候,脚步声则变得迟钝而粘涩,似乎力尽虚脱,脚已不堪身体之重。不过有时候又只有一个人离开,女鞋笃笃笃响,匆匆忙忙逃离;或者男鞋在地上擦出一连串的干焦声。这两个人是谁呢?他们有家吗?如果有家,为什么还要来住宾馆?如果没有家,怎么只住两三个小

时,甚至一个小时就离开?这么贵的房间,这不是浪费吗?我心里夹杂着不满、愤懑、惋惜、焦躁等各种情绪,在这些情绪中又生出好奇和期待。那成双的脚步声能来吗?什么时候来?在脚步声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隐忍的细弱的声音?刚离去的脚步声再次响起时,我又会仔细地分辨是一个还是两个?为什么只有一个?是男的还是女的?他们是什么关系?他们在这两三个小时中发生了什么故事?在浮想联翩中,一种毛焦火辣的东西在我体内时时涌起,搞得疲惫不堪,头昏脑涨。

我不想呆在储物间里。晚饭后,就到城市的大街上一个人闲逛,迟迟不愿回来。这显然是个悖论:租房是为了晚上有地方住,可以睡觉的;租了房,却不愿去住,倒像个无家的流浪汉。我最爱去的是滨湖路。其实也不是我爱去,这个城市的人晚饭后都去那儿,我也随了大流。滨湖路是政府特别打造出来供市民休闲健身的场所。政府花了大价钱,从远处的江里引进一条水系过来,在低洼的地方造出一个半月形的湖面。沿湖的一带,筑了堤岸,砌了地面,栽花养草,植树种竹,勒石堆木,装运动器械,形成一带非常漂亮的公园式长廊。为了确保休闲,政府还禁了车马穿行,禁了商业喧闹。政府说,这里是整个城市的阳台。阳台是可以立着观风景、靠着看闲书、眯着睡小觉的地方,怎么可以吵着它呢!

不过,我在这“阳台”上却并没有寻得安宁。我的心情很复

杂，我的复杂有来自在路上拖家带口走过的城里人的散漫，更来自于依水而建的那些别墅群。这里的别墅群是城里最贵的房子，就算是买其中的一平方米，我也得吃不喝工作差不多一年的时间。我非常清楚我和这些别墅群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但是，让我沮丧的是，只要我从滨湖路上走过，我的目光就会聚集在那里，拉也拉不回来。在乡下的时候，我曾经看见过一个农妇带孩子上街，孩子在一家副食店外伸着手要东西，农妇没钱，满脸通红地把孩子的手拖回来，却又是一家副食店，孩子的手又再次举起。我觉得我的目光就是那孩子，我的心就是那农妇。副食店琳琅满目的食品对饥饿的孩子绝对是一种诱惑，而湖边那异国风情的拱顶廊柱、雕花门窗，公园式似的花园阳台、假山池沼，它们对我眼球的冲击力也是巨大的。

一只大狼狗忽地从屋里冲出来，朝我一阵狂吠，吓得我倒退几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原来不知不觉我已走到别墅边上，两手抓着栏杆往里张望。随着狼狗的嚣叫，一个保安从屋角转过来，手里的警棍舞得呼呼响，他看我的目光充满狐疑。我赶紧站起，拍拍屁股上的灰土，埋着头羞愧地离去。我觉得像是做了一回贼。我尽量把头埋得低些，不让人看到我的脸。尽管在湖边漫步的这一大群人中，或许没有一个人认识我。

有一天，我看见一群人围在一座别墅外面，对里面指指点点。我从他们的议论中了解到，原来是别墅昨晚给小偷抢了。天